

趣味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经济学理论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的采访

“胜利期待着那些万事皆有准备的人，人们称之为运气；失败注定属于那些没有及时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人，这被称之为坏运气。”

——摘自罗尔德·阿蒙森著《南极》

在印度热带地区长大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其卧室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有关冰雪覆盖的南极的探险书，这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但这位表情严肃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些书籍对于阐述博弈策略非常理想。探险一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与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相比，另一方注定是失败的。

“例如，这些英国人认为他们知道一切，没有什么值得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的了。”他一边在装修简单的厨房切着午餐用的三明治一边说，“比方说，《南极的司各脱》中认为英国海军的等级体制是组织他的探险队伍的合适方案，然而一个更加公开的参与性组织体制对于他的小团队实现到达南极的重大尝试更合适。”

迪克西特将学术研究比作爬山，从山顶向下俯瞰令人激动人心的感觉让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他是博弈论的积极倡导者，并认为博弈论已成为经济学基础框架的一部分。

当迪克西特刚接触到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时，就被它吸引住了。托马斯·谢林是交易研究的前驱之一。“对我而言，冲突理论使博弈论活了起

来。”迪克西特在他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寓所进行的一次访谈时说，“正如谢林所言，‘当两个装有炸药的卡车在单车道公路上相遇时，谁会刹车呢？’”

使学习变得有乐趣

他坚持说，讲授博弈论必须充满乐趣（他已经从他的讲课中获得奖励），并且他试着通过电影、书籍和真实生活中的例子来阐述一些重要的概念。

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说，迪克西特是他碰到的最好的课堂教师，迪克西特从未将任何事看作可笑或显而易见的。“不管一个问题看起来有多么愚蠢，他都会停下来，用手托着下巴，眯着眼睛，思考很长一段时间，而教室里的其他同学则会打量着这个愚蠢的提问者”，罗德里克说，“然后他会说，‘啊，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然后他会就一个深入和有趣的问题提出答案，而这个问题是这个学生从没有想过要这样问的。”

“什么使他如此特别”，他以前的学生卡拉·克里希纳（现在是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说，“他与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经济学看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书籍、电影到与出租车司机闲聊——任何事都包含经济学内容。他确实热爱经济学，你会发现他在研究经济学时有多么快乐。”

其他人也称赞他的才智。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合著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合著者史蒂文·莱维特说，“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之

与博弈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具备一个其他经济学家少有的特点：很好的幽默感。”

迪克西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81—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他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合作完成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而不完全竞争市场被经济学家称为垄断性竞争。这一概念是介于纯粹垄断和完全竞争理论之间的中间理论的基础。纯粹垄断理论提出由一个公司控制市场，完全竞争理论提出由大量竞争者参与竞争，并且没有一个竞争者拥有任何市场控制权。

他也因与挪威经济学家维克托·诺曼合著的教科书（该书以及在寡头垄断和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国际贸易理论》而扬名于世。

开创性模型

迪克西特由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而广为人知，该模型已成为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经济地理学这一庞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保罗·克鲁格曼对该模型作了进一步延伸，并因此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模型首次发表于1977年，随后成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地区和城市经济学等新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记者大卫·沃什称为简约、易于使用的“大众”模型之一，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沃什，2006年）。

垄断竞争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的推崇，并且多年来一直是基础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斯蒂格利茨与迈克尔·斯宾塞和乔治·阿克洛夫合作，继续对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并因此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迪克西特则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成功可能会让研究经济学思想史的学生感到奇怪，因为这并不是首次尝试解决不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性竞争问题的模型。”在一本分析不完全竞争分析的书（该书被他们称之为不完全竞争分析革命）中，斯蒂芬·布雷克曼和本·海德拉这样认为。

“然而，虽然早期尝试的道路失败了，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方案最终非常成功，并有可能成为‘经典’”。

巨大的影响

垄断竞争理论影响了现代贸易理论，牛津大学经

济学家彼得·尼尔认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所建立的“优美和简约”的模型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两人将其创新成果只应用于产业组织的经典问题，即垄断竞争产业是否会导致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但最近几年，许多人将该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

迪克西特对沃什坦承，他并没有预见到该模型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琼和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一些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易处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工作，但我们并不认为该模型将会有许多用途——很显然，除非我们自己写完了所有那些后来发表的论文！”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安东尼·威纳伯在他们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关于模型在经济地理领域适用性）的书中抱怨说，“总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让我们在微积分的同时进行离散分析。”

广泛的工作

迪克西特自己承认，他的研究兴趣和重点有点偶然和机会主义。“我一直致力于下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不管用什么看起来适合的途径和技巧去解决它，而不考虑这一方法如何与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适合”，迪克西特在《热情和熟练：经济学家在工作》一书中（迈克尔·曾伯格编）写道（见专栏1）。

拜瑞·内勒巴夫与迪克西特合作撰写了畅销书《博弈论策略思维》，他开玩笑说：“迪克西特是一个维基百科（在线百科全书）式人物，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涉及经济学的哪一部分，他都能回答你的问题，并将问题向前推进一步”。

迪克西特还与苏珊·斯克丝合著了《策略博弈》这一入门级教科书。苏珊·斯克丝以前是迪克西特的学生，现为卫斯理学院教授。约翰·纳什也是迪克西

专栏1

永远23岁

“在我25年研究生涯中所领悟到的所有教训中，”迪克西特写道，“我发现最有价值的体会是永远像23岁时那样工作。从这样一个年轻的观点看，我发现很难将此建议给予任何人。”

迪克西特喜欢大众科学和工程类书籍，他说假装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是为了避免被他的研究领域和中年人固有的思维僵化所限制。

他的研究尽管为外人看来充满挫折和令人畏缩，但他却自得其乐。“对我而言，相当于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新的自由攀岩，这种方式只是用手和脚向上攀登，甚至只是单独的攀爬，而不用任何绳索、岩钉或安全带以防止坠落。”

特的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聚餐和喝啤酒。约翰·纳什是现代博弈论的创立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电影《美丽心灵》就是根据他的经历改编的。

除博弈论和与其齐名的模型外，迪克西特在宏观经济理论、国际贸易和增长以及发展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也广为人知。但他不断变化的兴趣使他在治理、制度作用、法律、民主发展和政治分化等领域著述颇丰。迪克西特说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是《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该书写于1994年，由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平狄克合著，内容是关于公司如何制定投资决策。

该书指出大部分商业投资决策固有的不可逆性。迪克西特和平狄克提出了一种应对由不可逆性所导致危机的方法：在行动之前等待。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时间会带来额外的信息，然而如果不可改变的决定已经作出，那么那些补充信息的价值就将失去。

迪克西特在其他领域提出了同样的方法，其论文的核心就是基于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宋飞正传》的情节。在这部电视连续剧里，一个年轻妇女必须决定如何使用限量供应的避孕棉（见专栏2）。

迪克西特于2001年任经济协会的主席，2008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在美国和英国的几所大学教学，并在IMF和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该基金会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任职。

从数学到经济学

迪克西特的研究生涯并不是从经济学开始的。他在孟买大学获得数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另外一个数学学士学位，并被剑桥学院聘任为教授。在柯柏斯克里斯提学院，有人建议他阅读保罗·萨缪尔森创立的经济学分析和杰拉德·德布鲁的价值理论，从而开始了他新的研究道路。

当他在1965年到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并正式成为运筹学研究部的硕士研究生。“通过引见，我与弗兰克·费舍尔会了面。弗兰克·费

专栏2

隐藏的模式

在电视连续剧《宋飞正传》中，伊莱恩·贝奈斯最喜欢的避孕棉在市场上消失了。她跑遍了所有药店去备货，但供应是有限的，因此她必须重新评估整个筛选过程。每次她与一个新的男人约会，她都不得不考虑这个男人是否值得用避孕棉。迪克西特说，当伊莱恩使用一个避孕棉时，她放弃了一个与更好的男人约会时使用的机会。多年前，迪克西特开发了一个量化避孕棉价值问题适用概念的数学模型，由于这个模型在当时看起来不合适，因此一直保持沉默。在迪克西特年初从教学岗位退休后，他写道，“我希望我较为年长的年龄能使我免受政治正确性的限制。”

舍尔对我选修哪些经济学课程提出了建议。他听了我的经历后说，‘运筹学研究是枯燥的，他只是一些运算规则’。去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吧！”

尽管迪克西特坦承他的主要兴趣在思想而不是人，但他还是转变了研究道路，并对其他人的观点和研究表示敬意，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同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以及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迪克西特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教给了他。

“从他自己的工作和教学中，我认识到经济学按照惯例被划分的所有领域杂乱地与一个大的难题联系在一起，并且所有领域都具有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选择、均衡和动态。”

混乱的时代

迪克西特称自己为理论家，“尽管是相对偏应用类”。他于1968年开始研究生涯，此时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仍处于混沌之中。迪克西特说，当时主流的研究氛围是明确的左派和非正统流派，研究工作几乎都不得与其相关。在这种氛围下，一些主题（如欠发达国家、城市地区和环境问题）占主导地位。

“回顾那些年，许多经济学研究在这些主题上很少留下长久的印记。欠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问题被证明政治意味过浓，即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好的经济学建议，但那些建议也可能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迪克西特在1994年写的一篇文章《我的研究方法（也许谈不上方法！）》中说。

“不，那些被证明在经济学上有长久价值的课题非常不同，例如，理性预期理论、信息和激励的作用以及随后一段时期的博弈论。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这些工作似乎是抽象和不相关的，如果这些术语在当时存在的话，可能将被称为政治错误。”

迪克西特和维克托·诺曼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在生产要素价格均衡分析上的思考方式。这一研究考察了商品自由贸易如何影响生产要素价格（如工资和利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都承认其影响。

他还将先进的观念从博弈论应用到产业组织的研究中。他关于投资和进入限制方面的研究考察了公司在形成超额生产能力战略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将其作为保护垄断并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途径。

是什么推动发展？

迪克西特用过去十年的时间考察了是什么因素推动经济发展，包括治理和制度，并对脆弱国家进行了研究。脆弱国家是指从冲突或灾难中恢复的穷国。他说，“治理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所忽视，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能够有效提供。”然而，欠发达国家和

改革经济体的经验以及对经济学历史的考察，促使经济学家研究非政府治理制度（迪克西特，2008年）。

对于这些，他带着习惯性的怀疑态度。

虽然迪克西特承认民主、财产权、合同执行、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用于支持私营经济活动服务的重要性，但他仍在试着草拟一份加强低收入国家发展所需的清单。

他说，“在提供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方面有着久远的传统”。2005年他在世界银行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他希望解放方案是令人振奋的和关键的，但应是“公平无私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于制度在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积累研究能够提供有用或可靠的政策方案。“我希望给每个人一些激励，以更深入和努力地思考。”

随后在印度储备银行的谈话中，他说，一般说来，“自下而上和组织内的改革将比自上而下的改革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世界银行的菲利普·科菲（2005年迪克西特演讲的提问者）说，普林斯顿教授保持怀疑是正确的，但“宏观的观念”将有助于指导一个国家的改革议程。

为有效地工作，迪克西特说，变革必须相互协同并在几个前端领域进行。“其中一种发挥作用的措施，我称之为‘战略互补性’，也就是说，如果需要完成15项工作，那么完成其中三项并不能达到20%的成效，并且可能收获更少。你需要完成所有15项工作，或至少13项或12项，你才可能看到较大的效果。因此，第一是战略互补，第二是运气。”

“拿破仑曾经假设，在他的将军中，他最欣赏的品质是运气，这同样适用于政府和国家。”

经济学和危机

迪克西特最近从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学岗位退休，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后一些饱经磨炼的经济学家所受的痛苦。他说他们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做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我认为来源于此的经济学理论要比政策实践更好。基于非常标准理论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告诉每一个人，这一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迟早有一天房价会出现问题。时间总是难以预测的，但每一个人知道事情将会变糟。

“但我们不能预测其规模的大小，例如，房价将会下跌多少。其次，我们无法确认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

经济学研究应当如何适应金融危机的影响？

“继续向前，我认为最富有成果的研究将来自于金融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更好的融合。更加重视偶发的重大事件可能是有益的补充，这些重大事件有的已经存在于金融理论之中，但很少融入金融实践中。

“但相比起在政界和商界所犯的错误的来说，真正的错误并不在于经济学理论，人们实际接受了太多市场奇迹这样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而没有承认亚当·斯密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很多限制条件，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应当了解这一点。”

危机没有走远

目前，迪克西特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在香港岭南大学任客座教授，他说目前要发布的最重大的信息是危机没有走远。

“我们不应认为金融危机已经消失了，”迪克西特说，“认为我们已经消灭了金融危机是一种幻觉，并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消灭了危机，那么你们的决策者、商业人士、消费者等将会以更加不计后果的方式作出反应，从而使危机更可能发生。”

他建议在经济景气时保持稳健，“应当切实汲取教训，我害怕我们将没有机会汲取教训，即使处于经济景气的时期也需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应当不断保持大量盈余，从而当危机或经济萧条来袭时，他们可以自由支出而不用担心债务。”

“不幸的是，永远不能汲取教训的原因在于：经济景气时，尤其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即经济不景气永远不会再来。” ■

杰里米·克里夫特是《金融与发展》主编。

参考文献：

- Brakman, Steven, and Ben Heijdra, eds., 2004,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it, Avinash, 1994 "My System of Work (Not!)," *The American Economist*, Spring.
- , 2005, *DEC Lecture*, World Bank, April 21.
- , 2007, *Reserve Bank of India "P.R. Brahmananda Memorial Lecture"*, Mumbai, June 28.
- , 2008,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tic Lecture*, University of Milan, Bicocca, Italy, June 5.
- , and Victor Norman, 1980,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dual,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London: J. Nisbet).
- ,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3, pp. 297-308.
- Fujita, Masahisa, 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Szenberg, Michael, ed., 1998, *Passion and Craft: Economists at Work*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Warsh, David, 2006, *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